

奇异的爱

陈
珂
著



I247.5

3371

3

57k81121

奇异的爱

陈珩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·沈阳

奇 异 的 爱

Qiyi De Ai

陈 珂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锦 州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351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5³/₄ 插页:2

1989年2月第1版

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370

责任编辑: 邵 文 责任校对: 李小惠

ISBN 7-5313-0204-7/I·192 定价: 4.60元



作者小传

陈玕，男，1924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。1945年冬开始从事业余话剧创作，所写三出话剧均由巴彦县剧团演出，其中多幕话剧《忏悔》由哈尔滨青年话剧团演出。1947年春，入哈尔滨大学戏剧音乐系学习，并担任哈尔滨大学文工团创作组长。1948年开始从事专业戏剧创作，所创作的主要作品已收入《陈玕剧作选》中。

1959年开始写小说，同年出版了中篇小说《出路》，后因被批判而中止了小说创作，去为李维民同志整理长篇回忆录《地下烽火》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才又开始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。198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，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常务理事，辽宁省文联委员。

书 前 小 序

邓友梅

陈珣同志的中短篇小说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，时在1988年。

倒退三十年，1958年时，陈珣因为发表了中篇小说《出路》，正被阶级斗争的铁拳打得找不着出路。

过了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。在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内，人类物质生产、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相当于以往几个世纪的总合，陈珣的《出路》和他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写的中短篇小说，集结在一起出版了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落泪。按理说当然是该高兴，究竟我们有了进步、发展、变化。忍不住还要落泪，是想到陈珣在这三十年中坚持写作是多么不容易。这个正直、善良的知识分子，这个有才能的作家，如果没有那些难以置信的干扰与折磨，他会为我们写出比现在多得多的好作品。不论从陈珣个人，还是从文学界来说，这个损失都是无法弥补的。

我在1957年已“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”。1962年到鞍山，是故去的陈森同志和鞍山几位热心的同志出于好意，给我找个“出路”。当时的陈珣正在焦头烂额地寻找失去的“出路”，我们可谓“狭路相逢”。

• 1 •

既然陈珣的日子不好过，再和我这种已经“臭透了”的人接触是要冒风险的，然而他从认识我第一天起就伸出了诚挚的友好的手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信心和友情。从第一天起他就平等待我。现在的年轻朋友看到“平等待我”几个字或许会发笑，这算什么？但象我这样的过来人会懂得。当整个世界已经宣布你不是人，连老婆孩子都要与你划清界限的时候，每当你碰到一个生人，就要“夹起尾巴”等候斥责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居然对你平等相待，那是什么分量？在我心里会泛起什么滋味？

因此，我才认真读了陈珣的小说，看了他写的戏，并且细心地观察了他这个人。

当读者读了这本集子之后，他们会发现陈珣是个热爱生活的人。他总是用一副善良的眼睛去看世界。甚至用宽厚的、谅解的眼光去看人们的缺点。他觉得生活是美的。他嘲笑丑恶，是因为丑恶玷污了这个美好的世界，因为有丑恶，才使这个世界不象它应有的那么完美。他是乐观的，他甚至用乐观的眼睛来看待苦难，别人的和他自己的苦难。他是热情的，因为热情才会有那么多诙谐与讽刺。一个对生活、对人冷漠的人是没有笑意的，而陈珣的作品充满了笑意，最根本的一点是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他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创作，力求每篇都于祖国的建设有益，并不只把写作看作宣泄自己个人情绪的手段，也许正是为了他作品的社会效益，他在写作技巧、艺术风格的追求上下了苦功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所以他的作品能达到深入浅出，雅俗共赏的境界。

陈珣虽然经过坎坷，但他始终保有童心，为人有成熟的一面，也还有天真的一面，在我们狭路相逢的初期，他是认真地相信要活到老，改造到老，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才能

再有“出路”。在写作上，作人上都是自觉要为社会主义服务，要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的。尽管如此，有些人仍不放过他，他曾遭受文艺上的两次批判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就把他和陈森抛了出来，一时间“二陈”在鞍山就成了“反革命修正主义”的典型。陈琦既天真又诚实，当然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去说昧心之言，所遭到的凌辱可想而知。当时我已是“死狗”，英雄们暂时没工夫理我，我尚有机会从旁冷静观察，当我看到陈琦脸上、眼中流露出那种绝望的神色时，我的血都凝了。这么一个自律颇严而有才华的人到底得罪了谁？为什么中国之大就不给他个立足之地呢？坦白地说，我真担心他熬不过这一关。陈琦对我的友情我无以为报，我惟一可做的是向他进两句肺腑之言，而当时环境竟连这也不可能。我费尽心机才找到一个擦肩而过的机会，低声说了句“记住，来日方长！”事后证明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陈琦完全有韧性经历那场磨难。但对我来说却不多余，不然良心会责备我一辈子。

在这场浩劫过后，陈琦的才华爆炸性的发挥出来了。头一炮《白卷先生》就响了个轰天雷，接着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红遍了全国。在此期间他又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。经过一场磨难他的笔更有力量和光彩了。他用他的作品证明我们经过了一个多么荒谬的历史时期。这样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竟被置之死地，究竟出于什么逻辑呢！他用他的作品又证明了我们现在处于怎样一个大有希望、空前兴盛的时期。这样一个被屈辱的人能够放声歌唱了，人人都有了发展才能的机会。

我本是要为这个集子写点前言的，不由自己写起作者本人来。我想这也好，为读者提供一点作品以外的资料。我和陈琦是在我十分困窘的时候相识的，他的友情支持我度过

了好难熬的一段岁月，有此机会，我捺不住心中激动，多谈他几句，想来读者总会谅解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出版事业困难重重期间能出这本书，是有魄力、有见地的行为。作为陈珂的同行和朋友，我谢谢他们。

1988.4.21,北京。

目 录

书 前 小 序.....	邓友梅
舞 台 前 后.....	1
夫妻剧作家的今昔.....	20
宠 女.....	40
列车上的冲击波.....	62
我饿，我饿.....	75
坐着的和站着的.....	89
乱 世 童 年	101
为了未来干了这一杯	115
理 发 记	145
云 官 传	179
金满堂浮沉记	241
奇 异 的 爱	330
出 路	390

后 记

舞 台 前 后

市话剧团新创作的话剧《许刚与春兰》，今晚举行首场公演。剧场门前灯火辉煌，人来车往，好不热闹。剧场玻璃橱窗边上镶着红红绿绿的霓虹灯，给彩色剧照增添了光彩。在剧照前边用工整的楷书写着剧情介绍：

剧中的男女主人公许刚与春兰，从中学到大学同窗十载，志同道合。大学毕业后又被同时选为研究生，共同钻研一项科学选题。两人在试验室里共度春秋，在试验管前耳鬓厮磨，使事业与爱情并进，希望与理想相联。他们准备在公布科学成果的时候一并公布爱情成果。他们的未来真是铺满鲜花，前程似锦。

但是一场飓风刮起来了！几场武斗砸烂了他们的试验室，他们的理想和试验管一同破碎了。他们敬爱的导师被揪出去游斗。他们在飓风中迷失了方向，经过一段痛苦的摸索，他们起来战斗了。他们喊出了反对“文攻武卫”和“打倒一切”的口号，口号又变成了传单和大字报。语言已经是可怕的了，何况更落痕迹于笔墨。他们双双被打成现行反革

命，又分别被抓起来。一双飞燕，被投进牢笼……

经过八年的离乱，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一年后，
他们又相逢了……

剧情介绍虽然写得有些华而不实，却也颇能吸引观众，再配上那引人入胜的精彩剧照，和阵容整齐的演员表，所以观众进入剧场的时候，心情真有点象看梅兰芳和杨小楼合演的《霸王别姬》，充满了希望和期待。

剧场里人头集聚，座无虚席。导演田丁和作者并排坐在一块，他们的心情可和观众不大一样。首场演出，第一次和观众见面，这是对他们心血结晶的严重考验哪！他们的心情紧张而激动，甚至有些忐忑不安。真是全身的神经细胞都活跃起来了。在演出进行当中，观众席里每一声微小的反响，都能进入他们的耳中。开始观众还能静静地看戏，渐渐咳嗽起来了。时值初夏，没有流感，哪来这些咳嗽声？这是个不好的征兆。接着有人唧唧喳喳地说上话了，坐椅也开始响动起来。每一声响动，都使导演田丁心跳加剧一次。所幸响动还不多，不然五十多岁的田丁就可能得上心动过速症。这使他忍不住向四周看了看，他发现大多数观众还都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看戏，骚动的只是少数。这时他又安慰自己：可能是精神紧张导致神经过敏，且看下面反映如何吧？下面是段重场戏：被“四人帮”拆散的许刚与春兰，从监牢里放出来了！一对情人，生离死别，八年相思，今朝重逢，这应该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场面哪！

田丁在处理这个场面的时候，把距离拉得很远，让这一对情人从舞台两个对角同时出来，在相距十几米的地方同时发现，在惊喜中骤然停步，在梦幻般的境界中又同时往后退，对视片刻，同声惊呼，猛往前冲，在舞台当中两人会合

了……

这是感人落泪的场面。这场面一出现，观众果然静下来了，再听不见一丝声响。田丁也几乎屏住了呼吸，他在期待着观众席中能发出那歔歔抽泣的声音……

看，许刚与春兰张开手臂，猛往一块奔跑，一刹那间奔到舞台正中心了。但在互相距离还有二尺多远的地方，春兰却猛然收住脚步，许刚也一愣神站住了。就在这样的距离下，四只手臂撑在一块了。春兰头往前倾，在离许刚肩膀还有半尺远的地方，她又停住了，而下半身则仍然保持着二尺多的距离。许刚也采取了同样的架势。这是什么架势？大概只有在中国式的摔跤场上才能看见。田丁那期待听到观众抽泣声的耳朵里忽然灌进一阵笑声，笑声迅速扩展着，一瞬间就充满了全场。

该哭的地方笑了，出现了反效果，舞台上最忌讳的就是这种该死的反效果。演出至此，真可以宣告失败了！

这时在田丁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这和外面贴的剧照也不一样啊！这玩艺儿咋也偷工省料糊弄人？”

随着这句话又飞起一阵笑声。

田丁直觉得脑袋轰的一下，额头上渗出了冷汗。他不由得瞥视了一眼坐在身旁的作者。可倒好，作者正直盯盯地瞪视着他。观众座席里没有灯光，但是这双眼睛却象射出了两道刺人的光芒。田丁猛然打了一个冷战，因为他感觉到的不光是作者这怨怒的目光，眼为心声，他似乎还听见作者在说：“该死的蠢货！你们把我的作品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！你们要对观众负责任哪！”

田丁忙把脸扭向一旁，他怕作者这眼睛里的话真从嘴里冒出来。

从出了反效果以后，戏越演越糟，演许刚和春兰的演员感情一直上不来，他们演的是没有爱情的爱情。

观众席里的骚动也越来越加剧，可怕的“抽签”现象出现了。戏演到终场的时候，观众已经走散了四分之一。但也有捧场的，随着大幕的降落，竟也传来稀稀落落的掌声。这掌声传到田丁的耳朵里，却象谁用锤子敲在他心上一样，敲得他的心直往下坠。他不由得又看看作者，作者这回竟没有看他，一抬屁股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。

田丁呆呆地站在那里。观众都走了，空荡荡的剧场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舞台监督罗浩海来了，告诉他演员都卸完妆就要走了，问他还有什么事情没有？

田丁猛然抬起头说：“让春兰和许刚到这来找我。再通知全体演员，明天上午八点，到排演场集合！”

“那明天上午的休息……”

“取消吧，戏演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心思休息。下通知吧，不许迟到！”

罗浩海应声走了。

场灯灭了。田丁打开了导演席前边的小型照明灯，又点着一支烟，猛抽起来。

演春兰的齐丽芳和演许刚的肖成来了。齐丽芳今年才二十五岁，是一个难得的青年演员，一切都合乎标准，身長一米六十八，发育的非常匀称，她那窈窕的身材，丰满的胸脯，曾使芭蕾舞教练看着眼热；她那又甜又脆的嗓子，又使广播电台播音室主任称赞不已；她那美丽而生动的脸庞，又曾吸引过几位电影导演的注意，说那是人世间最理想的“麦克拉费司”，翻译过来就是最合乎电影镜头的脸。而更难得的是她有表演才能，她在排演场里爆发出来的激情常使导演拍案

叫绝。象这样集诸多优点于一身的演员，真象凤毛麟角一样不可多得。

那位演许刚的肖成是工人出身的演员，年纪比齐丽芳大不少，今年已经四十岁了。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出名的小生了，如今虽然年纪大些，但因为身体健壮，面孔英俊，身材修长，声音洪亮，所以化上妆后仍然象个风流倜傥的翩翩青年，在舞台上还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。

这样两个优秀演员在一起配戏，本来是珠联璧合，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功，谁知今天却打了一场败仗，这真使田丁气不打一处来。但是他今天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他请两位演员坐下，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才开口说道：“听说中央直属的文艺团体已经开始艺术考核了，我想请你们二位也给今天的演出打个分，看能得多少？”

两位演员低下了头。

“整个演出不好说，先说说你们自己吧。”

肖成慢慢抬起头来说：“我不及格。”

田丁又问齐丽芳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齐丽芳的头刚抬起来，但一遇到田丁的目光，又马上低下了。

田丁目不转睛地盯着齐丽芳。

齐丽芳的脑袋低得下巴颏贴到前胸上，声音比蚊子叫大不多：“您给我打个零蛋吧。”

“我要你自己打！”和齐丽芳的声音比这声象炸雷。

齐丽芳一哆嗦说：“我是零蛋。”她停了一下，又断断续续地说，“反效果是从我，我这开始的。我，我没有按照您在排演场的要求作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请你讲出原因来。”

“因为，我……”齐丽芳说不下去。

“因为什么？”田丁的嗓门更高了。

“我……”齐丽芳猛然抬起头来，眼泪在她的眼圈上转，眼圈上的化妆油彩还没有擦净，眼泪从黑眼窝里滚下来，“我，我……”她用双手一捂脸，哭出声来，哭得那么悲切，那么伤心。这哭声里包含着什么内容呢？是委屈？是懊悔？是怨恨？是羞愧？抑或是有口难言，有情难诉？是一种憋闷出来的哭声？

哭声在空廓的剧场里扩展着。从舞台边幕条里探出几个女演员的脑袋，她们睁着惊讶的眼睛往台下看。当田丁瞪着眼睛一看他们的时候，又都缩回去了。缩得真快，就象有根线在后面拽着一样，只有经过形体训练的演员，才能达到这样神速的程度。

田丁把手中的烟头捏成了碎末，碎末纷纷落在地下，他用脚一边搓着一边说：“好了，不要哭了，要注意保护嗓子，明天的票已经卖出去了，不要影响演出。说起来今天演出的失常，我也有责任，要考核的话，我也是个不及格的导演。我在排演场上，严格要求的不够，尤其对重逢那一场重头戏，我着重掐了舞台调度，也讲了感情上的要求，但对你们奔跑一块那重点戏中的重点，我却只让你们点到为止了。这除了我过分相信你们那舞台上的爆发力之外，也还有别的原因……”

“不，这不能怪您。”男演员肖成着急地摆着手说：

“您在排演场上对我们的要求是很具体的，您要求我们俩要靠在一块，齐丽芳的脑袋要贴在我的右肩上，剧照都是这样照的，可是今天……”

还没等肖成说完，田丁就一挥手说：“不，这些要求不

对，要重来！”

肖成一愣神说：“不对？要重来？”

齐丽芳的哭声也骤然小起来。

“对，要重来。要把靠在一起变成紧紧地拥抱，要把脑袋贴在右肩上变成接吻！”

肖成立刻睁大了眼睛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他们已经演了几出表现爱情的戏，但是还都没有这样大胆表演过。

齐丽芳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她猛然抬起了头，黑眼圈里还含着热泪，但泪水也没有冲淡她那惊讶的眼神。不，光说惊讶是不够的，那里还包含着恐惧的成分。

田丁的眼睛也瞪起来了，他直盯着他俩说道：“这不是我灵感一动，兴之所至贸然提出来的，更不是迎合一部分观众的口味，为了票房价值而提出来的，这是剧中规定情境的需要，是人物发展的必然结果。两个热恋的青年被拆散了八年，现在爱情的自由天地展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可以在这广阔的天地里自由翱翔了！他们应该是悲喜交加，百感交集！他们的感情应该达到沸腾的顶点。观众这时候的心也完全被抓住了，千百双热情的眼睛看着他俩，盼望看到这特别热烈而又幸福地会面。这是观众期待已久的场面，在戏剧上就叫‘必需场面’，只有把这场面表现充分了，观众才能满足。所以用最热烈的形式把这感情表达给观众，就是我们的责任，就是我们的任务！谁要完不成这个任务，谁就不配当人民的演员！”

肖成完全被田丁那奔放的感情征服了，他深深地低着头。齐丽芳那惊恐的眼神消失了，她又默默地低下了脑袋。

田丁点着一支烟，猛吸了两口继续说道：“所以从现在起，到明天晚上大幕重新拉开为止，我们必须集中全力把戏

排好。戏是好戏，台词几乎可以倒背，所缺乏的就是感情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们今晚为什么从始到终神不守舍？原谅我说的重一点，真象两具幽灵在台上徘徊。”

这话真有些说重了，在平时两个演员可能要还嘴，可是今天不知为什么，却都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。

田丁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说：“好了，现在是十一点半，咱们马上回家，明天早晨六点，我在排演场里等着你们。在八点以前，把重逢那场戏排好，只要这场戏能有所突破，全剧的感情就都会带上去，一定要攻下这个难关，你们同意不？”

肖成立即应声说：“同意。”

齐丽芳也点了点头。

“好吧。”田丁对齐丽芳说，“夜太深了，要不要我和肖成送你回去？”

“不，不用。”齐丽芳连连摇着头说。

肖成一拉田丁说：“她爱人来看戏，在休息室等她呢。”

田丁一摸脑袋说：“噢，我倒忘了，小齐是才结婚，还是新媳妇呢。这新媳妇当然会有人等着了。”

齐丽芳脸一红，斜睨了肖成一眼，悄声说：“多嘴！咋不说说你那老媳妇也来看小女婿呢。”

齐丽芳说完扭头跑了。

田丁捶了肖成一拳说：“这么说你也有人等着了，快去吧。”

肖成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走了。

田丁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的背影。